



尾随者



哈马忻都 ◎ 著

齐玉兰
从她爱人
臂膀里探出
头来，对我一
笑，那一笑，是
一个心甘情愿沉陷
于爱的滋养中的年轻
女人从心底里发出来的，
那真是一个找不着北的笑。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尾随者/哈马忻都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2. 9

ISBN 7-5014-2737-2

I. 尾… I. 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3091 号

尾随者

哈马忻都 著

责任编辑/张 西

封面设计/王 子

策 划/啄木鸟杂志社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市白河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.625 印张 236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8000 册

ISBN 7-5014-2737-2/I·1145 定价:18.00 元

作者小介:

哈马忻都，女，人民公安报资深记者，《尾随者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。一个行动着的宽广女性，体验与快乐并存，智慧与灵气并存，这些显著的特点足以使她作品的风格独特。谁能忘记她写过的人和事？

张开你翅膀跟我来



其实这世间所有的男女关系，都是殊途同归，不管爱与不爱，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就像地球绕着太阳在转一样，有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也就有太阳落下的时候，爱情也是一样。重要的是爱过，不去后悔才好。

—— 哈马忻都



ISBN 7-5014-2737-2/1·1145

定价：18.00 元

目 录

引子 1

在新世纪这一年里，由林墨语发起策划的电视直播节目，把我们彻底卷入了一场震惊与恐慌当中。

第一章 17

如果林墨语将来真的与竺简有故事，我想我是不会浮出水面的。我对竺简，我想让它发展为爱情它就是爱情，想让它停留在友谊它也就是个友谊，所有的男女关系无论开头怎样，最终也都不过殊途同归。

第二章 64

警察李卫国也不接话，只是颇有趣味地笑笑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漠然之外的另一种表情。

不过，有一点我倒放心：李卫国不在了，说明那条跟在我们后头的影子也离我们远了。

第三章 138

警察李卫国非常肯定和兴奋地告诉我，
我有可能正在向他提供一条重要的破案线
索，并且重要的是我可能救了一个人

第四章 221

狗娃在睁眼的一瞬间，完成他从狗娃
到竺简的转换。

悲哀的竺千帆，也在这时看到了竺简
骨子里与自己的不同，这孩子的眼里不知
为何射出了一道贪婪与兴奋的光芒，居然
没有丝毫的害怕或是怜悯。竺千帆的担忧
突然而至，这个捡来的儿子身上还有许多
自己不了解和无法理解的东西。

第五章 334

疯狂即将到来之前，竺简打电话向自
己的养父求救。小的时候，是养父一点一
滴感化他粗野、蛮荒的心灵，让他从里到
外转换成一名文明人。他请求养父救助他，
就像 35 年前那样，用他的高尚和智慧，引
他朝向光明、良知，帮他把心里的魔鬼赶
出去。

引 子

在新世纪这一年里，由林墨语发起策划的电视直播节目，把我们彻底卷入了一场震惊与恐慌当中。

1

21 世纪终于就要来到了——

不对，是新世纪终于来到了！虽然我是诚心诚意把这一年当做 21 世纪迎来的。

2

一直以来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肯定都盼着 2000 年的到来，当然也都打着各种关于 2000 年的主意。尤其现时段的中国人民，都想发财，谁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 2000 年？

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？我是做书的，当然就要吃书。去年，我也趁热策划

尾 随 者

了几套“二十一世纪丛书”，准备今年春天隆重推出。丛书的平面设计花了五千块，早请人精心做好，这会儿印刷厂连晒样都出来了，却突然接到社里通知说，2000年还不是二十一世纪，上面有个指示，要求舆论界统一口径，称今年为新世纪。我们编辑室的人都在喊，折腾了一年，全世界人民都卯足了劲要跨入21世纪的，闹了半天这21世纪还没到啊。

想想也是，这2000年它既不在二十世纪里，也不在二十一世纪里，实在是一个非常尴尬和很难说的年份。大家互相警告说，看样子今年比去年更邪乎，去年社里走了个活蹦乱跳的刘卫星，今年说不定厄运光顾谁的头上呢。

刘卫星是我们社的一位名编，去年世纪末也就39岁，家里房也买了，车是早开上的，正准备在21世纪里换个新活法，嘞一下，死了，说是被人用刀捅的。案子到现在也没能破。

谁会对小刘恨成那样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。

刘卫星那家伙生前有句名言：“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”。各种场合下的吃请，他从没有吃完的，总是不慌不忙吃几口，该敬的敬了，该说的说了，然后提前退席。每次向餐桌上众吃客告别，都是那么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”。遗体告别时，看到他那张脸，他那句话也跟着来了，叫人好不恐怖。以至从那以后大家说话也都字斟句酌，小心谨慎，生怕无意中咒了自己。去年刘卫星的事儿着实

让我们全社上下毛骨悚然、人人自危了好一阵子，那会儿全世界都在闹世纪末恐慌，什么地球毁灭啦、世纪病毒啦，我看都不如刘卫星的事来得真实可怖，我们也把它称为世纪末的恐惧。大家开玩笑说，看来世纪末恐惧还没有结束，还得跟随我们一年。

社里的会散后，编辑室都忙着四处打电话，通知把21世纪改成新世纪的事。我们社搞的是成本核算制，这样一来经济损失都算在我们编辑自己头上，我们免不了一边打电话一边骂人。主任自己也骂，骂完了又说：“行啦，既然上面有指示，该统一的还得统一，该改的也都趁早改了吧，谁叫我们没经验呢。”他这话说完后，大家一反应，全乐了。“一千年才一回啊，谁能有这个经验！”

3

今天已经是新世纪的第十天，林墨语约我去吴同家。

过去我不认识吴同，是通过林墨语认识的。林墨语在我面前总念叨这个吴同，我知道了他是电视台最牛的录音师，七年前从广播学院毕业就分到电视台，做过无数的晚会，一个纯技术主义者。不过现在在林墨语的捣鼓下，他也开始揽些编导的活儿了。

临行前，我去家乐福挑了两瓶龙徽，给它们配上据说今年最时兴的“小龙袍”，抱着到了吴同在

尾 随 者

龙泉的新家。一进门，里面已经热闹非凡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

我其实很喜欢来吴同家。吴同家其实也就是林墨语家，两人同居一年（用林的话说叫“非法姘居”），声称没有结婚打算，因为房子是人家吴同买的，没林墨语什么事，所以她口口声声称吴同家。林墨语自己的家在翠竹林园，花70多万买下的，每月还供着几千块的车位，人却天天住在吴同家。我因为前一阵也购置了一处“豪宅”，对家装之类非常有兴趣，非常热心。林墨语说吴同的新家充满了技术主义色彩，我第一次来时一看，好嘛，简直一个后现代，厕所里那些暴露在外的各种管子，被赋予红蓝两种色彩不说，还粗粗细细搞得曲里拐弯。“这不就是蓬皮杜吗？”我说。那以后我常来吴同家，吃林墨语做的各种西点。林墨语称吴同是技术主义者，她自己是物质享受主义者，都和具体的物件有关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下，所以他们才王八绿豆对上眼的。

“哎，吴同，你给哈马介绍介绍，这几个她还不认识呢。”林墨语一边在厨房里转，一边支使吴同。

吴同指着我说：“哈马，京都名编。”又指着另外三位：“伊仁，老孔，都是名记。这位，陈果，专门在电视上卖书的。”

我的目光落在陈果身上，经常在电视里看她的读书节目，没想到她本人比电视上年轻、漂亮。

“哎呀，进棚前都什么人给你化的妆，怎么差距那

么大？不是和你有什么过不去吧？”我因为和林墨语、吴同熟，所以对他们的朋友也就不讲那么多了。

陈果果然一下就手舞足蹈起来，“不是和我过不去，是和观众过不去。生怕人太漂亮了，观众只顾看人，忘了读书了。”

她这样儿和电视里的正襟危坐、一本正经全然两样，搞不好也和我一样，“O”型血。我心想。

“没见现在写书的不分男女，都给自己上艺术照吗？人家那是不美也要往死里美，那叫连人带书一块儿卖。吴同，你们电视台怎么连这都不懂？”叫伊仁的问。

“不是不懂，人家不是牛嘛。”林墨语在开放式的厨房操作间一边忙着，一边加入我们的谈话，“我们不学他们，我们就是冲着钱来的，新世纪新活法，我们再不动弹，就该沦为下个世纪的穷人了。”林墨语总是有本事把不着边际的话题归到她的主题上来，这是她最大和最突出的优点。

大家在餐桌旁坐下，林墨语早把吃西点的各种工具摆好。在吴同的家里，时装和餐具这些与吃穿有关的东西，都是林墨语从自己家里带来的。她的餐具不成套，但是每一件都有点小花样。

林墨语启开我带来的龙徽，给它穿上黄袍子，托着，往杯里倒。黄绸缎包着酒瓶，直打滑，吴同说算了，别讲究了，脱了。老孔和伊仁也跟着说，脱了脱了。林墨语和我、陈果三个女的都反对，坚持要穿着倒。林墨语还威胁说：今年我们要办大

尾 随 者

事，所有能带来好运的细节一个也不能省略。

“我不喝，一会儿得开车。”老孔用手遮住酒杯。

“得喝，一会儿我们还说事儿呢，不喝怎么说事儿？”林墨语坚持。

“喝茶吧，我说事儿爱喝茶。”

林墨语一想，马上又高兴起来，扑向碗柜，小心翼翼托出她的那套宝贝茶具，“今天要说的事儿太重要。”

她又在我们每人面前放置一只茶杯，是她从日本带回来的，上面是浮世绘。

这几天我忙着跑工厂改封面，早把林墨语说的“新世纪初千件什么大事”的话，忘到了脑后，今天一进门，看到一屋的名编名记名主持，现在又听她口口声声要说事儿，我才意识到，她说的大事情已经成真的了。

这个林墨语，总是让我感到自己真的是虚长她十岁，虽然这些年做书也挣了点儿，可是和她比起来，简直羞死人。她在我的眼里，已经算得上一个小富婆了，可她说下半辈子的钱还没挣足，挣足了，立马就退休。看她那样子，像个大闲人，其实她和我一样，都是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，上班一族。用我的话说，她是“业余编报，专业制片”。可她自己说，她在她们报社是最有敬业精神的编辑、记者，从进报社第一天，就是领导指东绝不向西，从未有过我说的“偶尔和单位领导有点观点不同”之类的事发生。“那不就是份工作吗？你为谁

打工，你当然就要听谁的，让谁满意，天经地义啊！”她说这话时，表情好像说让她说出这样的话都是贬低了她的智商。在报社，她已经做到了副主任的位子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主任，她直接领导着五个小萝卜头，一切由她说了算。没有让她当主任，可能因为她实在太年轻。可她比那些大她十几岁的更受信任，用她的话说：“我也是一个纯技术人员，吴同他有录音技术，我有码字、改稿的技术，不就是把一些字码成篇东西吗？领导让我画一个圈，我不仅画，我还画得比他想要的圆！咱不是有技术嘛。”

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十几年前我刚从学校进单位，花了多少时间挣扎在“现实与理想”的矛盾之中，到现在还冷不丁会有想不通的时候，人家林墨语却从不肯在这样的事上浪费时间和感情。“要不你就别干，谁也没求你”，她说。她说得对，都进入e时代了，都数字化了，大家都是纯技术人员，怎么还有人舍得花时间想那些个虚无飘渺的事儿。我想我和她、她们这一拨，已经有代沟了。

可我更愿意和她们混在一起，我现在讨厌和自己的同龄人相处。我前夫当年被这小丫头迷上，不是没道理的。

“骗到钱了？”我问她。

“分分钟啦！”她小嘴一撇，满脸得意，转而又一脸的坚定：“不过，我们这事儿一定要做大，要和新世纪挂上，要和国家新出台的政策挂上。既然是直播，就要把最多的人吸引到电视机前。这回我

尾 随 者

们是自己做老板，给自己挣钱，回报率是相当可观的。至于怎么个可观法，回头让吴同讲。反正这回我们想要的投资肯定没问题，最后每个人也都是要挣到钱的，不过是挣多挣少的问题，做得好，挣得多，做得不好，挣的也就少。初步分工是这样的，我和吴同负责片子的资金、技术和发行，伊仁、老孔，你俩负责在各大媒体上爆炒，你——哈马，负责做书，陈果负责出一期电视专访，顺带就把我们的书也在电视上卖了。这些都是配套的，是我们整体策划里头的，到时候我去和买方谈，也都是要谈到的，是我们的节目吸引对方的附加条件。对了，回头你们把自己的作品、小传什么的，在吴同的电脑上一人敲一份出来，别太谦虚，该写的都写上，表明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。”

“没错，人家一看，这些人牛啊，这事儿不做大也得大！”吴同在一边帮腔。

“林墨语，你本事真大，项目还没有想出来，钱就有眉目了。”我对林墨语这方面的才能尤其佩服。

“咳，我这不是打着诸位的牌子嘛，胡抡吧，抡到一笔算一笔。现在有点钱的，又想搞点文化什么的人，多啦。都新世纪了，谁不想折腾一回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几个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凑在一块儿，能不出绝招？”林墨语年轻的小脸上掩不住的自信。

我们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才散，每个人都作了发言，还真是把上个世纪回顾了一下，又把下个世纪展望了一回，当然最后又都被林墨语拉回到电

视直播节目的主题上来。林墨语还支使吴同在笔记本电脑上作了记录。一致的看法是，要么不搞，要搞就要搞大，要瞅准了新世纪新起点这么个时节对全国人民的心思下单，像美国人在电视上搞的那个一夜间让你变成百万富翁的游戏，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一档节目，不就是瞅准了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也想暴富的心思吗？当然在中国不能那么搞，但可以往那条路上想啊。

经过反复的论证，最终确定了这次直播的行动方案、行动规模，和出发的时间与人员。林墨语反复地警告我们，现在削尖了脑袋想点子挣钱的人太多，谁也不缺投资，谁也不缺人手，缺的就是点子，就是好的策划，所以我们一方面行动要快，一方面还要保密，否则今天讨论的这些只是一堆垃圾，生不出钱来。

离开时我和大家一样，依然很兴奋。我搭陈果的车进城，路上还有点疑疑惑惑的，我问她：“这事儿就成真的了？”“就成真的了。”她说。“看样子今年真该我们发大财了？”我又问。陈果使劲拍着方向盘：“轮也该轮到咱们了，都三十好几了，还在大部队里头混。这回是替自己打工，老子豁出去了。”

陈果的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在电视台属于那种总能见到她面孔却总也红不起来的主持人，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和林墨语认识的。林墨语总能团结一些最优秀的人，然后利用他们的脑瓜子挣钱，一个精得要命的新生代。有时候我想到这一点就想笑。我试

尾 随 者

探着问陈果：“我们也三十好几的人了，怎么到哪儿都是打工的？”

“一仆多主，天生打工的命。”

我感到陈果和我一样深有同感。“我们只是听林墨语一阵煽乎，就稀里哗啦贡献了我们满脑子的想法，为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因为人家能搞到钱！”陈果严肃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正常的，应该说电视产业也正在走上正规化，制片人制嘛。这样也好，我还是喜欢这样。有的电视台就特拎得清这一点，请你去主持一台节目，都不用你开口，来回机票替你买好，节目一完，当场点钱走人。我就喜欢这样，简单、干脆。林墨语这一点也门儿清，所以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人，都愿意被她领导。”

“这么说，林墨语所说的回报率也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了？”我在心里按林墨语的说法算了算，我很有可能在一年里就把买房的贷款还清，这真有点不可思议，我原计划是要在五至十年内卸掉这一负担的。

“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”陈果的回答似乎很肯定，“要知道，林墨语的风险比我们的大得多。我们几乎是零风险投资，这事万一弄砸了，都是她的。她之所以给我们每人这么大的回报率，也就是股份，其实也就变相地把我们买断了，至少在一年里，我们都在这件事情里，都在想我要做得更好，我就挣得更多。”